

# 自己的花自己买

文 / 瑰夏 拿铁

“达洛维夫人说，我要自己去买花。”伍尔芙的《达洛维夫人》中这一句充满意向性的话语，在今天的上海，是最稀疏平常的存在。

情人节近在眼前，这个花买还是不买，送还是不送？或许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，已经不是问题——情人节有花当然好，但在平时的日子里，买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自1940年代，中国第一家现代花店诞生于上海至今，上海有各类花卉销售点1万余家。而从2015年左右起，一批鲜花电商开始萌芽、壮大，之后又多了各种团购渠道。现在，罗森便利店、优衣库、盒马等买菜电商都有了鲜花业务，买衣裳、买菜的同时捎带一束鲜花走，在上海是最日常不过的场景。

相比过去特殊节日送鲜花的仪式感，现在鲜花越来越成为一种日常生活，每个人都不再等着别人送花，而是自己买了取悦自己。

我们采访了几位定期购买鲜花取悦自己的人，听听他们日常买花的故事。

**我的小猫很喜欢的狗尾巴草，拿回去放在杯子里挺好看。**

陶立夏 / 作家、译者  
买花频率：1-2次/月  
花费：500元以内/月

“你有没有觉得，花苞很像心脏，它们无法被肉眼觉察的跳动会让周围的空气轻轻震颤。我们注视花朵，就是与另一种盛大却静默的生命拥抱。”陶立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。

自从有了第一份工作、经济独立开始，她就养成了定期给自己买花的习惯。“好像没有我不喜欢的花。”最近她买的花是水仙花球，处理过后开始水培。“朋友送了我圣诞花盒，圣诞节过去以后我也舍不得扔，就把这些花材拿出来做了小小的插花。”

花朵可以放在书房、客厅、卧室……“基本上买一束花可能会有好几种搭配，放在不同的空间，保证每个房间都有花。对了，厨房也会放一束，”她说。花器有时是非常普通的玻璃花瓶、水杯，也有一些是比较特别的中古瓷器。

在乡下的住所，陶立夏在自己院子里种了一些月季，还有昙花、牡丹、菊花、腊梅和山茶。有时出去散步，还会在路边发现很多漂亮的植物。

给自己买花的习惯，即使在旅途中也不曾改变。“在伦敦出差，我会在周末去哥伦比亚花市买一些花放在酒店的房间。虽然酒店也摆放鲜花，但总是非常‘壮观’，我觉得自己选的随意的小花更合我意。”

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花朵热情奔放，让人难忘。“瓦努阿图有非常漂亮的花市，卖的都是热带花材，比如说大捧大捧的鹤望兰。”



陶立夏 / 摄

在斐济一个小岛上旅行时，陶立夏很想看看住的草屋附近有什么花。“这时候负责打扫做饭的人拿着一束她刚摘的红色花走过，我就拍了一张照片。”画面上艳丽的热带花朵，就像是来自高更的油画一般。



陶立夏 / 摄

# 天天都是情人节



**有鲜花的日子，就是日常的安稳。**

郑静 / 家居设计专栏作家、策展人  
买花频率：2次/月  
买花消费：每次60元

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郑静对于鲜花最初的记忆来自1970年代弄堂隔壁的菜场。外婆带她去买菜时，总会捎带一把花。特别春节前，银柳、水仙、剑兰必买，这和咸肉、鳊鲞一样，是年货的一部分。

妈妈也爱买花，五斗橱、冰箱上的花瓶一直插满了康乃馨、满天星这些实惠、花期长的鲜花。那是那一代上海女子努力好好生活的印记，其实当时经济还拮据，但她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一点。

郑静工作之后看到了更多美好的样本，她在家居杂志工作。“这份工作让我接触到和我的生活不一样的人。”她去到艺术家、设计师、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的家中，拍摄那个空间中最美的画面。“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辛苦的地方，但我们所拍摄的，永远是生活的向阳面。”而郑静发现，在每个画面里，都有鲜花存在。

郑静也开始买花，街边的花店，花鸟市场，地铁口的自行车花摊……都是她光顾的地方，她的家里鲜花不断。“小区门口、地铁口，有鲜花甩卖的时候我一定买，现在网上平台买得多一点。”郑静笑着说自己很“小气”，她不交智商税，那些价格昂贵的网红花材固

然看上去艳压群芳、气势磅礴，但她觉得在正常的空间hold不住这样的花。

“正常的房间就需要日常的花材。有的人会觉得康乃馨、玫瑰俗气，但这就是日常，看你怎么修剪、搭配，一大束花在我手里可以用很久，我会把它们拆开分，根据不同的花器，不同的摆放位置来安排。”

2020年初疫情暴发时，买不到花，郑静靠着春节前买的花装扮着，渐渐枯萎后，她趁晚上散步的时候捡起小区里掉落的山茶花，“尽一切的办法让家里有花。”如果仅从最基本的生存出发，花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但它却是情绪抚慰剂。郑静在一次讲座中问过听众，“谁给自己买花？”举手的有80%以上，而且都没有仪式感的理由，只是日常。有鲜花的日子，就是日常的安稳。

后疫情时期，生活节奏慢慢恢复，街边的小店又开张了。郑静在家认真地插了一盆花，先生拿单反相机配合着光影给她拍了一张照片。看到郑静朋友圈晒出的这张照片，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给她发了消息：“看到你还在用心地插花，我就安心了，说明你们在上海的生活很安稳。”